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

古史序 宋蘇轍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

之中者有餘故具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

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

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襍録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

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悠久永光十八葉國家

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
遯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
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
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
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
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盱尋
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

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宦官覆之

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唯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世豈止𪐴𪐴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視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

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愳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

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襍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

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其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竢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䕫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襍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

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事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紀

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餘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

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襍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歡

戒之道亦未之著襃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㫁書兼采諸家著錄参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

實録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焉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琰删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

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史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陳書目録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益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

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益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

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葢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盖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官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版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録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刼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

與之言旣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酧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歳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内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為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

且懇懇以誘之言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内不敢欺其心外不敝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

正無以㲄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澈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傅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堂廟無為以應萬幾者致

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

得大有為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

忠臣傳序 陳亮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為臣而洗君之恥父讐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

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

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孰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乃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髙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中興遺傳序

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呌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談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蘇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

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也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敵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師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左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

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敵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敵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敵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酋長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丞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

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廵永嘉與諸將徬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粮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頼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譛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佘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譚王道説詩書

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之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

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栗劉䩮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

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
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
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竘其十一
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
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
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
傳故首序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
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

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新註資治通鑑序　元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

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徳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葢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

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葢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因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葢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

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熈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

是也至黄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於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獘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

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稡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

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叅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録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録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録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録觀耶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

蚴讀史不暫置灑血積書遺迹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
自服䖍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
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
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平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
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
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
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
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

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丈
非公休為之若能刋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
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寳祐
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
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
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
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
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讐校通鑑凡

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裕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
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
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始
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
目録所書而附註焉訖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
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
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
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

臣瓚總諸家之説而駁以己見至小顔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舛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顔者猶顔之議前人也人茫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

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續後漢書序　郝經

自建安末曹氏篡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吴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

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簒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

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録諸序議賛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兩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録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

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晻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葢亦古人之志也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嗚呼正統之説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説唱之莽操祖而諱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為未足況爾邪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

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靡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勝計邪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為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孰為得若帝摯而後陶唐得之夏殷絶

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絶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絶亦私也一世而後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為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

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為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

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奬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於篡弑若有成約今日為公為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降其君為王為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

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録内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斯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

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隕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寒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為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

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
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絶者自絶之也桀紂胡亥之類
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訟獄歸
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
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
絶於民民其絶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
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
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

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没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

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且録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為訓惡可以為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禮所取也敢強為之可否茍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為斬絶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益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茍察斯言

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
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為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馮盖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七

大明日歷序 明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歷成粤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
飭之詔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

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益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

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静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絶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

佩將印領之曁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益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曁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故其書也頗

謂得其實而無愧兹因日歴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録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臣濂謹序上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刋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可不作也大道既隠禮樂征

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於衆吾夫子益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年歲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寛考

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玆讀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弒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於以别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於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

宦者於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禄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於以戒四夷雲擾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絶嗣之危他如髙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髪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興衰之機已瞭然於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可以

識典禮命討之原正禮樂征伐之柄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

宋遺民録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别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録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

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摟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禄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彛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至今言三子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

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茍可容力就白刃而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為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砰訇於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

銘之彜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繇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因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原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

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所由興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葢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矣

忠節録後序 李東陽

忠節録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録尚書吴公友雲死節事也公宜興人洪武初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

參政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高皇帝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上歸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說公改制書共紿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刼降令胡服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孫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僅死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𣿬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𣿬為國子生𣿬貧不能

歸葬公于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縣令閱再世矣弘治初李尚寶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為傳以傳比都御史王公詔廵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贈官賜謚建忠節祠祀於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為請於朝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為二忠茲先生所録者其始末略備矣方𣩵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為卷并其誥命遺書皆燬於火潘子安海天青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高集四章則

為公作者故并録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惟我國朝用夏變夷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勵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恤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時已久而或置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勝朝餘孽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日英廟之恤恩今上之秩祀盖推高皇帝麿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廷畿甸之下節義之沉没

者多何况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恤典未必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大者不在是也

忠義集序 何喬新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為美

及其遭罹變故而且亡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有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没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録之葢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所作為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作若干首總

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録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敝於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履善對博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為之慨然觀吳楚材答録事之詰朱浚與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駡也觀劉銳幼兒下拜受藥與王

士敏詩書於裾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為七卷録而藏之浙江僉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於天地之間而名為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

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子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深矣

漢紀序 何仲默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已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

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於是益喟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紀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並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並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探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

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採風謡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能舍事而議於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記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記事者茍非察於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

重刻舊唐書序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乃御史聞人公詮所欲梓行者也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所撰命徵明為之序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顯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大歷而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

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歴四十卷續歴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歴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歴甲申至庚子歴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别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

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良史才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澁為失體刋削詔令為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删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

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豈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叙事尤殊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能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錄

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鼂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八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明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高皇帝驅戎出塞復靖中

原經始慮終防閑為至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蓧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巔居庸蔽鴈門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為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為慶王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

地牧垌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傅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内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葢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大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沈之禍世平自足以

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髖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黄竟鼂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伸裁抑書勑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纍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禄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絶

蹤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圜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俊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宸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

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盖四萬有奇郎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横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鄭曉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

功為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梁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於商周世宥之恩寛於漢魏矣高皇帝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詔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繫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釁深人主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禄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繫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真定越巂

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氓隷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成祖靖難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藳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旅南縛交酋西靖羌酋東捕倭寇舊恩新績降人厮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持轅欵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閒四郊多壘奸黨貪天已已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慎名與器

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黷濫極矣今皇帝洗滌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録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鬯宗禋顧瞻烝侑悼念元勲興滅繼絶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闕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獻陵即位昺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昺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軼受盟后家封爵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

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宜革徒以先朝恩命録之且終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指揮指揮云今考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畧考其狀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勲庸最著者録諸名臣記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帝不聽然藍王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其官其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

而詔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竒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荅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以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

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間乃有孤卿入内閣者盖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内閣元輔歴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内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内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卿孤入内閣餘皆修撰賛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

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

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内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參合歷事四
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内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
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閹振國
社幾揺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强者恣睢弱者緘默或陰主邪
謀或曲從密旨儲宫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
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
邊隅者南陽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
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闗綱常扣閽力諫時

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内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寛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懐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閒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

功登於鼎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牖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畧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建文遜國記序　鄭履淳

嘗觀詩書所載家國興亡必有其自盖天人相符非幸與不幸適然致也三代而下一統繼世惟秦隋自速敗秦之暴橫隋之奢淫亡非天也讀遜國記竊怪建文君

無一於此何以遽亡高皇帝再造乾坤功德光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猶存邊隅無故晏然啓甲成康之舊文皇南來忽於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黄謀國之疎或曰漢文天授少帝雖輔以伊姜亦烏能存然歟夫天與子後嫡長未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終上谷漢惠無嗣隋殺楊勇唐宗由秦王宋至孝宗始嗣太祖文皇亦然天之定命自古識之矣建文君臣何尤乎居升之疏禍迫於鼂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興孰能無廢

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為遜國記以備遺缺傳曰鑒於后羿而用德度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丕享作者意也

遜國臣記序 鄭履淳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威行罔貸而氷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於向往建文繩武敬體益敦人重名節士惜廉恥試觀革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况英

毅豁達遠邁建文使智如管仲以忠髙皇者忠文皇他日齊名楊蹇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阱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而守不移朋屬旣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勁長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之節尤為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於蛾眉幾豫決於色舉者乎葢自推戴留名外人人荀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夷古

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臣竊謂髙皇作人之化更為過之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髙皇變夷為華誕敷文德兹方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有八年乃有巳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德教愈深宜有丈丞相李侍郎若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時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遽大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其致一也巳巳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潔行固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歷歷

如漢長孺唐韓休宋田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於位也度之濟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翁故詳遜國諸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其感動於斯也

史論序　歸有光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温公嘗言

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為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為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秘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黄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嘗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紀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

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某為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俯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汩没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黄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宫諸生歎異之而今閫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某曰子為序吾書然勿有所

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其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録序 歸有光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恊於中而為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為教然至於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

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顔淵以克己復禮為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其為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因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絶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為論甚精而其

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為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絶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茍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𠑽詭異常之事而不為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抵史家之裁

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為剽摘而彚别之凡為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録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為序之云爾

吳越史纂序 湯顯祖

赤城先生集春秋吳越事為書甚具而數以意相繩引甚嚴書似可以傳無廢獨有感於吳越之際兵之所繇

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輕泰伯虞仲被髮采藥蠻荆人悅之因以為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之雖其俗易教便亦其民性不重去就也故曰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粤修短不一姓然大勢可覩吳皆速大而疾亡絕無闕河延博重靜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興泰伯凡弟三讓至德其後闔閭等凡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則謀臣子胥必入子胥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抉子胥之目

而食吳王之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八王而氐羌入勢常然也地勢吳為喉越為尾為國則必相圖此亦延陵季子王子搜所以不願為君耳范大夫似有道術存吳而去亦未為不存越也因生有奇漫而及此知我者其云然邪

列國史補序　王衡

史今者以我史史古者以衆史史今史詳古史略詳者歸治敗於事幾歸是非於議論按册而考之十不失二

三而略若若存若亡於土蝕蠹敗之餘非立案於此而撿括參合於彼則樊亂而莫辨今世好誦說司馬氏史記顧以其列國世家不免麤𤰞為司馬氏病夫不覩秦灰漢律之慘乎哉七制以還冡壁之藏發家國乗號大備而作者寥寥寥馬蘇子由歎前事之拙而其所自為古史於左氏二國之外卒無一語短長以發新難而訂宿訛則又何也豫章魏華容氏意惜之既以其全力為全史又為列國史補大槩以左氏國語國策為本而旁證

之公羊穀梁杜氏年譜諸書同則偏舉之異則錯舉而東擇之事疑證以情情疑證以理務求至當而後已人謂華容上下三千年事如數一二以彼淹通茂明使執三寸弱翰録起居注討郡國書而次第之顧不易易而愚竊歎以為不然古史異者疑今史同者疑古史易辯析而難於編摩今史易編摩而難於辯析春秋時無論董之筆南之簡不媿名史即公穀之多疵而其瑕瑜的然可不深惟而見戰國策士譎甚矣然人勇而謀詐或

反留漏穴以示人而才如史遷其所為貴黃老進姦雄者後世且得測其微尚而雌黃之故曰讀古史難而易若今則瑕瑜見而人知所趨匿矣試觀今廟陛之間青簡書白簡訟皆言之有故使主者左右聽而況於史彼其金匱石室之紀既秘如鬯書泥檢而不可窺而蒙談野記又皆蓄墨兵於心而以塗說為輿吾誰與為證譬之羣鬨於市苟立之平而設參伍必得情焉而其誹於腹稽於唇勃谿於室若雖面面而質之且柰何哉嗚呼

後之為史者其窮矣夫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九

史記序 明陳仁錫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

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真喜佯怒而亦似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於詩乎詩之言興也興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興鞅掌之勞吏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

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删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鶩鶩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於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惟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凛於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録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無

一焉而猶有翺翺自見之興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者真喜似喜佯喜佯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已已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已以謗已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閲者擊節歎賞以為真譽之也噫此與象也

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耀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興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恕已也是書始閲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强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

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漢書序

陳仁錫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誦十六僻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山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刺舍叙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眞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漢書又有進焉初謂容裁弘搆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

青眼看長劍急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真色非設色葢嘗謂史記為古今大織手疊疊萬千言澹雅若無言漢書為古今大染局錦江濯口艷麗光瑩皆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於中心倡於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材每每書名書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則漢天子之文固

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産子復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為民父母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死也憫其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禄石渠諸彦能執簡道一字哉此亦謂文章之心即文章之色也漢天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士議郎與公卿商國家

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不專習此典故之色也斬將搴旗出使絶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袁宏力能摸史班顧寧安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説漢書是以無色為有色也愈於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已

三國志序　陳仁錫

予閲三國志竣葢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至夜

半若有人焉歌鶴鳴焉古太白酒樓也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操漢賊子敬拒曹迎備勸借荆州多操敵自樹黨孫吳忠計二人而已伯符義絶袁術襲許迎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叮嚀舉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哉曹操簒則簒耳有殺漢之實借擁漢之名若歆若慮親牽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

丕若董承劉陽魏諷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
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
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牀而寢弗能
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將略豈盡出忠武哉漢魏以來
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挈忠武畀昭烈是予漢以
方寸予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
之巢穴各得其棲宿而已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
也季漢之君在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

年不變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瞻尚彤僉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馬孔明類子產子產以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苦謹嚴無餘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為德操諸公或先之矣為諸公易為忠武難故忠武不可及矣

藏書序

陳仁錫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益聲名赫赫盈海内矣或謂先生之為人與其所為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遥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冷冷然壓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虚益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俗流而迷

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霹靂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

無疑雖然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啗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矣是以兩懸之不然弱侯讀書也與卓吾知己也何必欲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續藏書序 陳仁錫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勿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勿

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驚迷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弘深能容人能成事為主意者小心大度固膽氣所根柢雷霆風雨所默召也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於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政事且不可知況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徵録太濫余莊閲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埜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

論著姑就卓吾所纂略為詮次以附季氏藏書之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九